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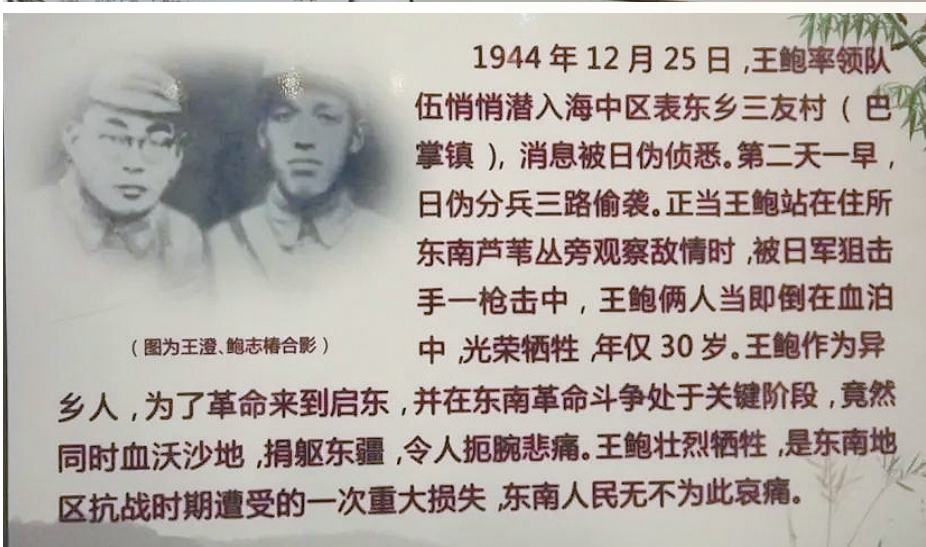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基地悟初心” 融媒体新闻行动



探访王澄、鲍志椿烈士纪念馆——

永不褪色的烽火记忆



1944年12月25日,王澄率队伍悄悄潜入海中区表东乡三友村(巴掌镇),消息被日伪侦悉。第二天一早,日伪分兵三路偷袭。正当王澄站在住所东南芦苇丛旁观察敌情时,被日军狙击手一枪击中,王澄俩人当即倒在血泊中,光荣牺牲,年仅30岁。王澄作为异乡人,为了革命来到启东,并在东南革命斗争处于关键阶段,竟然同时血沃沙地,捐躯东疆,令人扼腕悲痛。王澄壮烈牺牲,是东南地区抗战时期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东南人民无不为此哀痛。

融媒体记者 戴丽丽 周凡 王锋
袁竞 姜雨蒙

四月,一个阴天的下午,王鲍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高飞昌带着我们走进王鲍烈士

纪念馆。前几天一批参观者献上的花篮还留在那里,花朵有些枯萎,高飞昌下意识地伸手整理了一下缎带。花篮前的纪念碑上,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姬鹏飞亲笔题写的“王澄、鲍志椿烈士纪念碑”十个大字熠熠

生辉,这是烈士不朽的象征、人民奉献的见证。

“王澄、鲍志椿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周边老百姓对他们的英雄事迹耳熟能详。”高飞昌所在的王鲍红色宣讲团,专门把王澄、鲍志椿的英雄事迹编写成册,已深入农村社区举办了40多场宣讲,受众超过2000人次。

王澄、鲍志椿同生于1914年,一个祖籍江苏镇江,一个是江苏常熟王庄镇人,因为同一个革命理想,两个年轻人奋战在同一条战线。

两人到东南地区后,王澄任东南行署主任、东南警卫团团长,鲍志椿任东南县委书记、东南警卫团政委。面对日伪军在苏北地区策划实施大规模“扫荡”、“清乡”的严酷形势,王澄、鲍志椿以东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部的名义,发布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九一八”游击运动的命令,在半个多月时间内,包围敌据点10处,作战81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清乡”斗争高潮。

在残酷的反“清乡”斗争中,为便于部队在启东“牛角尖”地带回旋、机动作战,东南警卫团根据上级指示,将大部分兵力跳出“清乡”圈进行外线作战,留下小部队组织群众坚持原地斗争,并抽调部分连排骨干支援区队,组建短枪队,把乡基干民兵也组织起来。王澄、鲍志椿带领这支县团、区队、乡民兵结合的抗日武装,生龙活虎地打了不少漂亮仗。日伪听到他们的名字就胆寒,称他俩是两只“虎”。

“1944年12月26日凌晨,日伪军百余人三路奔袭我东南警卫团团部和东南行署、县委机关驻地巴掌镇,王澄和鲍志椿在村外察看敌情,准备组织反击,不料被埋伏的日军发现,两人同时中弹牺牲,时均为30岁。”讲到这里,王鲍烈士纪念馆讲解员施馨露的声音有些低沉。

后人在整理他们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封王澄写给自己父亲的家书:“前方浴血者可能灰心不干,然我抱定决心,中途不妥

协,不灰心……”寥寥90多字的家书,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有九死其尤未悔的无畏气概,更有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如今,这封家书被郑重收藏在王鲍烈士纪念馆内,成为王鲍镇红色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感染着一批批前来瞻仰的人们。

时空变幻,英魂不灭。王鲍烈士纪念馆成为启东各界人士特别是王鲍镇及周边村民缅怀英烈的好地方。“每逢清明等节日,前来瞻仰祭拜的人更多。”施馨露说,王鲍镇把红色文化作为加强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定期组织人们来到这里接受灵魂洗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红色精神在接续传承,先辈们人民至上的情怀理念,已深深地融入王鲍这片革命热土。“山药大王”倪忠辉在王鲍镇庙桥村流转近200亩土地,与村民签订收购合同,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供、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带动村民共同富裕。“绿化愚公”郭中良,用二十余年时间绿化造林,植树面积达3800亩。先后资助30余名贫困学子,坚持每年慰

问王鲍、近海等地的70岁以上老人,设立“启东市慈善基金会郭中良慈善基金”。

先烈热血浸染的革命老区,如今迎来了别样的风景。近年来,王鲍镇充分发扬“创业奉献”的王鲍精神,推进“实力王鲍、绿色王鲍、宜居王鲍、幸福王鲍、红色王鲍”五大工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获评江苏省文明乡镇,建群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江苏省美丽乡村,庙桥村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黄英、九令、建群三个村被评为江苏省水美乡村。2020年王鲍镇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736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3亿元,同比增长22.57%,其中工业投资13.51亿元,同比增长48.98%;服务业投资2.79亿元。

曾经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先烈已逝,然而庄重的纪念馆还在诉说着他们的故事,一份传承,王澄、鲍志椿等无数的革命先烈们用生命铸就的丰碑,生动地诠释着奉献与牺牲的时代内涵,指引着后来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扫码看更多)



启东红色地名录

惠萍镇原家友小学是为纪念烈士沈家友而命名的。创办于20世纪70年代初,前后办学10年,1980年并入惠萍镇中心小学。

沈家友,又名沈加佑,1920年出生在今惠萍镇郁家村(集镇)北边的一个贫困农民之家。他小时候只读过1年书,稍大些就给他富人家打短工或做长工,过着衣不保暖、食不饱肚的生活。成家后住在五渡河湾头西侧的河沿上,一面打短工,一面做筛捕捞度日子。

1943年,沈家友参加革命,当乡里的理事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1944年斗争形势越发紧张,他离家参加了区队。1946年春,因革命的需要离开了部队,回到家乡任新桥乡农会主任。他学习土改政策,发

动贫下中农加入农会组织,带领穷苦农民丈量土地,按人头分配土地,完成了土改任务。接着他又积极投入保田运动,发动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并积极发展和加强民兵组织,监视敌人的行动,加强地方治安。

1946年下半年,我主力部队奉命北撤,留下地方部队和地方干部,坚持原地斗争,并发动群众开展惩奸运动。沈家友站在对敌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坚持和敌人展开斗争,处决了5个丧尽天良做尽坏事的汉奸、恶霸、土匪,并警告了一些危险分子。1946年底,国民党军推进启东后,日夜出来捕人、杀人、抢东西、拆民房。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下,沈家友和战友们一起仍坚持原地斗争。白天隐蔽,晚上活动,经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一次,敌人出来抢劫老百姓的花

死为家国魂不灭

——惠萍镇家友小学校名的由来

衣(已轧好的棉花),沈家友带领几个乡小队战士,向敌人发起了突然袭击,吓得敌人惊慌失措,掉头逃跑,我方夺回了两车花衣。

1947年5月1日夜晚,沈家友带领10多个民兵在郁家村北边埭口的四渡河中打一条地坝,任务完成时已半夜,他们实在太累了,就在五渡河西边的东半埭4个宅头住下来。沈家友和张文明住在五渡河西第二个宅,其他民兵依次向西住宿。当时他们有6条长枪,沈家友上床后一面和东家主人说话,一面在抽烟。一支步枪横在床上。不巧的是这天晚上,住在五渡河东的启东区通信员鲁朝卿返家,被“透气鬼”密报,和顺乡乡长孙步才带领自卫队来捉鲁朝卿,未遂。返回途中兜圈子路过该地,发现一农家宅上有灯光,一自卫队员在窗洞中

看到了横在床上的枪,并认识沈家友,就报告了孙步才。敌人把该宅包围,并组织两个短枪组,一组站在窗洞口举枪对准沈家友高喊:“不许动!”另一组破门冲入屋内扑向沈家友,在寡不敌众下沈家友被捕了。睡在一起的张文明同时被捕。西边宅上的民兵听到动静立即北撤,在撤退途中清楚地听到沈家友怒骂敌人的声音:“你们这些狗强盗,不会有好下场!”

敌人捉了沈家友、张文明两人,在回据点途中,用枪柄打边走边。到了据点里,立刻搬起刑具来审讯,妄想从沈家友口中获得干部、民兵的情况。敌人用尽酷刑,他都回答“不知道!”敌人见问不出名堂来,喝令用重刑,爪牙们拿出钢针,刺入沈家友的每个指头,强迫他在地上扒泥,沈家友顿时昏了过去。醒来时,敌人还是逼着要口供,但

仍是一无所获,敌人暴跳如雷,发疯似地狂吼:“加刑!”于是把烧红的铁环套在沈家友的大腿上,顷刻间皮焦肉烂,人又昏过去了。过了好一会才醒来,任敌人如何凶狠毒辣,可始终得不到沈家友的半句供词,所得到的只是沈家友的愤怒的目光、严厉的斥责、狠狠的痛骂。敌人无计可施,下了最后的毒手,下令“绑出去埋掉!”于是几个国民党军士兵把捆绑着的沈家友、张文明押到郁家村南市梢,挖了一个三锹深的泥坑,把他俩一齐推入泥坑。两位勇士同时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英勇就义。

虽然家友小学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沈家友烈士在骇人听闻的刑罚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将永远留在当地民众的心里!

(李茂松 整理)
(连载十八)